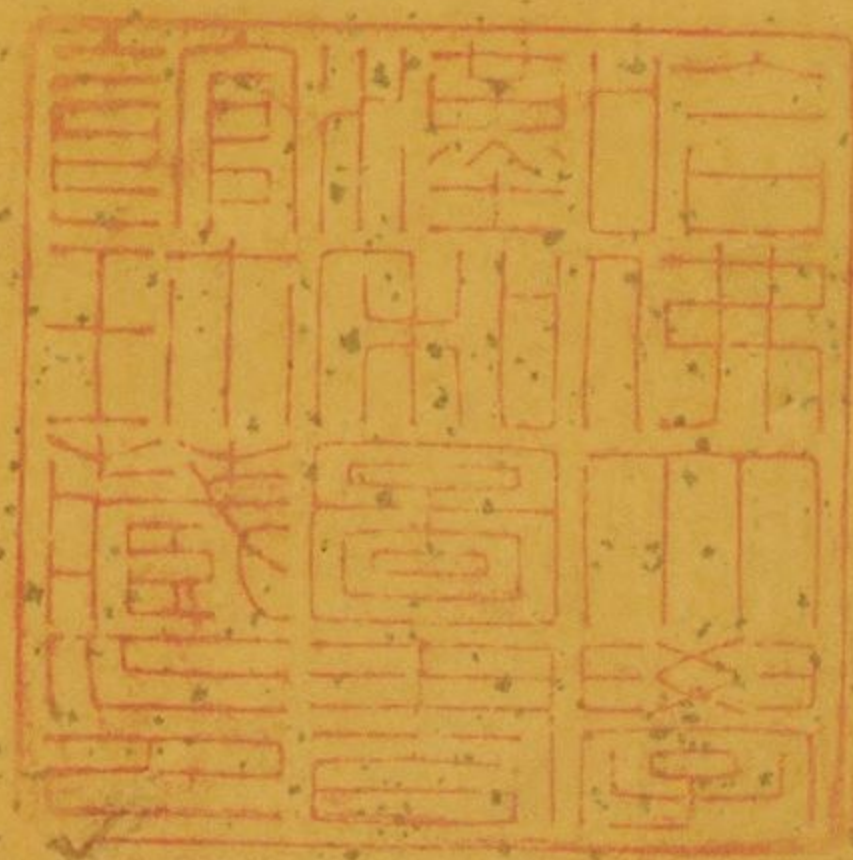


T110/303(18)

18

春秋左傳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 1931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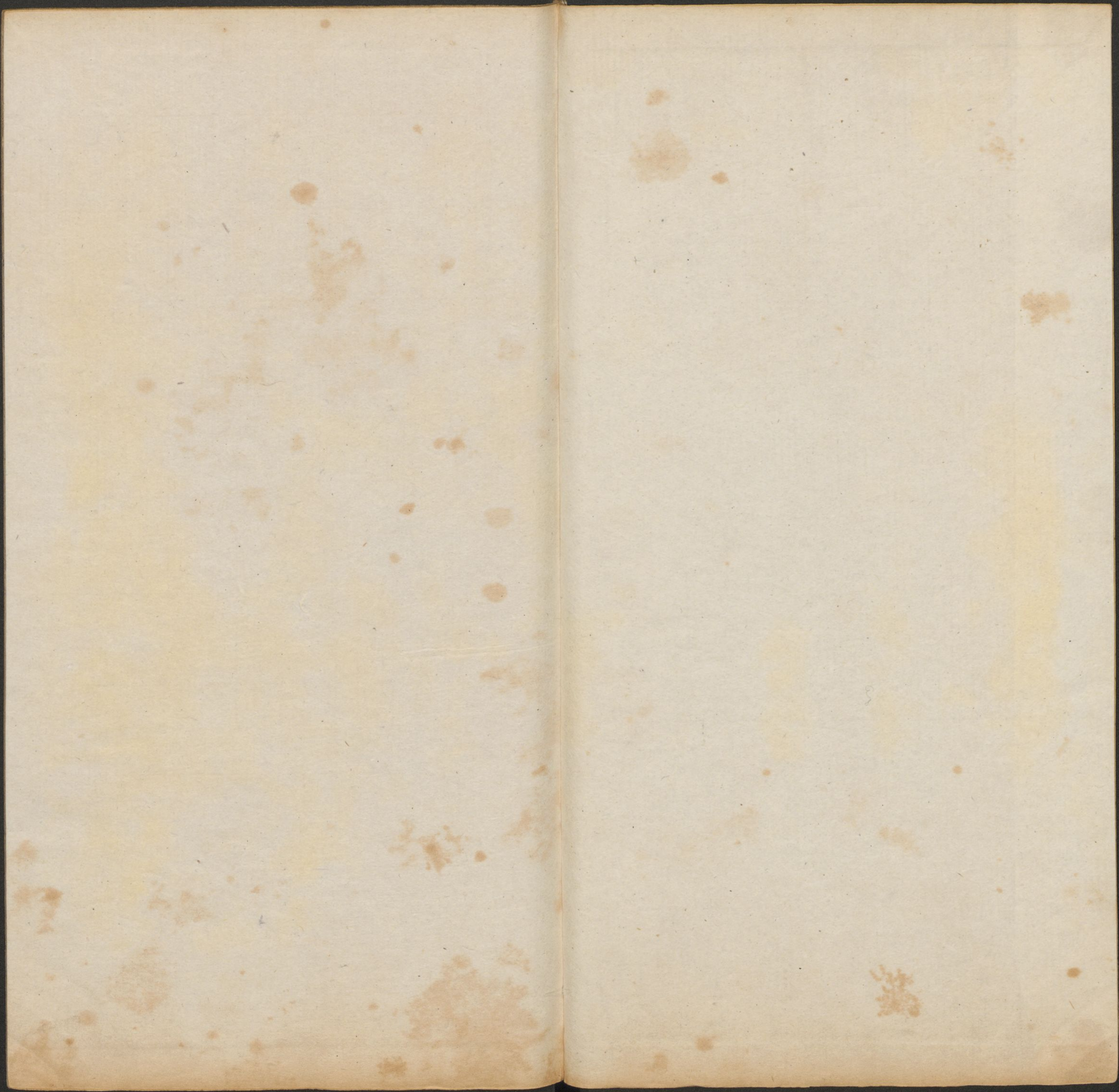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先去又
如字
辟音開

紆舒
共恭

守守又
如字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邾子邾公至自晉○我東
○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我東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
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
奇○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
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
師必至晉楚伐鄭自公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
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五月甲辰會于邢丘
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
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昔人
伐我東鄙以疆鄆田○秋九月大雩早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
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蟠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
之曰侯河之濟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誅之多於民之多違
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五且又從之敬共幣帛以
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一竟以待疆者而庶民焉敢不
為守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
日至亡無日矣女西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
鄙我足欲不可此也不如待晉晉且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
棄鄭楚師遠涉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叔莫如信完
守以老楚松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馮索色

標見現

雍去

戲義

菴本 拘菊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萬謀是用不得於道請從楚驛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師狝以討亂羅兵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志專敵驛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邲丘今楚來討曰汝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屏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前驅焉傾覆無所控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怨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貞對之曰君有楚師亦不使一人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邲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違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取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菴掘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芟果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

庀皮上

味畫 出如又 內如又 關過 相去 長上

狡如字 音效 雅牽

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端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微宮二師今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盛與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弔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步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鷄火心為大火陸渾氏之火正關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豐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以乎對曰在道感亂無多不可知也○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階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噴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我婦人而與於爾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專作而善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好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秦景公使士雉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五口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諫不知遷善韓厥老矣知命正而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厭而欒厭黑士魴上之使佐

鄭專

上車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吾明臣忠上讓下勞當是時
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
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十月
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偃士匄門于鄭南衛北
官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夕宋滕公薛人從欒黶士匄門
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
器帶盛饑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首圍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
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狄無成知武子曰許之
盟而還師以敬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鈔以逆來者於我未疇
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
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駟公子發公子嘉公子輒公孫墨公孫舍
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
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駟趨進曰天
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
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
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自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
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君可改也
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
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

罷皮

偪福

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盟而還○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圍其三月閏日戊寅
濟于陰阪侵鄭久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
歸志必大克之于展曰不可○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
年季武子對曰曹于沙隨之崇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
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
為冠且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
君之桃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
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殿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子駟將
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
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
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
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
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
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公無
禁利亦無貪民初以幣更質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
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白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世子光會于祖○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楚公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

相去

縣玄 鄆 紇 挾 決 虎 斯 復 浮 去 女 汝 羸 縲 重 去

疾末公衛侯曹白高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駮八子發公孫輔○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年春會于相會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杜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相○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內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董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初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吉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遣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司重任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偃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先啟寡君群臣安矣其可貶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亨宋公○宋公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偃辭

訾 貲 毋 無

繇 胄

血 况 城 反

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禮魯有掃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又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生祭不致事仲尼○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明于柎門○晉荀偃伐秦報其侵也○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駮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上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臏獲鄭皇耳于大立○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聞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昔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已酉師于牛首○初子駮與討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于駮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禦初子駮為田洳司堵氏氏子師氏皆田焉故互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于之徒以作亂必是子駮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馬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

守符

為去

頰頰

疾晉者父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收于西宮之朝殺子驪子國
 子目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效書曰次盟言無大夫焉子
 西聞盜不敵而止尸而追次盟人於北宮乃歸受甲甲多逃哭甲用
 多喪子產聞次盟為明者龍辭司南府庫慎閉藏守備成列而後出
 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驪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益
 眾盡歸侯晉奔堵女父司臣尉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
 位序聽政辭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
 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
 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三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
 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
 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
 制士勸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也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楚子重襲攻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存至於陽陵走師不退知武
 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魏絳曰逃楚晉之耻也
 合諸侯以共血耶不加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頰而軍子
 驪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禽
 將退中不如從楚亦以畏之霄涉頰與楚人盟樂獻黑欲伐鄭師首登
 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然焉而還之伐
 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
 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王叔陳生與伯嚭爭政王右伯

從去
驛音
旄毛
底旨

毫蒲洛
反

闕宏
父甫

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佚以說焉不入遂處之
 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嚭訟焉王叔之宰與伯嚭之大夫瑕禽
 坐獄於王廷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集門閭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
 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頰之而賜
 之辭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輩門閭實且能來東底乎且王何頰
 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言吾
 能無軍門閭實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
 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嚭合要王叔氏不
 能舉其勢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二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
 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
 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十有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
 信盟詛諸五父之懼正月作三軍二分公室而各有其二子各毀
 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後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
 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鄭人患晉楚之故諸

為同下

郭詩

易去
長上

卒尊入
乘去

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昨祭臨於周公之廟。冬楚子囊
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靈王求后于齊
齊侯問對於晏相子相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
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
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公
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秦高駘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
為夫人寧禮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
城防。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夏郟亂分為三師
救郟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荀瑩士魴
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魴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
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魴佐之使犇起將
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
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
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交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
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禮禮之主也范宣子諫其下皆讓欒黶黑為
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
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平周之興也其
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

少去
窀穸
窀穸
易去
覆
燹
焉烟

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
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肅之懿德及其亂也君
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言並
生由爭善也請之昏德國家之敝相必由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
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
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
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
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
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君之何殺之赫赫楚國而君臨
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
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伐喪
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
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丑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
昊天亂靡有定。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城武仲請俟畢農
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彘猶在楚石彘言於子襄曰先王正五
年而歲習其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諱行人
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害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
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魯襄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壬子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

公孫萬里晉人。人稱人。人小。人會吳于向。三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苦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已未。衛侯出奔齊。昔。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自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晉人邾人于城。

被披 蓋盍 女汝高 與願下 嗥豪 踣蓬入 亭入 膏孟

十有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范宣子公孫。務妻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甚。世家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甚矣。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兩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高。由也。毋是。前存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狎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戎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魯如。蒲。晉人角之。諸戎倚之。與晉啗之。戎何以不兵。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貴敵。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曹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

舍捨 竟境 說悅

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也。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晉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守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鮑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昔人先濟。勳子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仕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善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驥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廋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天子命。從即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悔之。何及多貴。秦會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樂鍼曰。凡役也。報櫟之敗也。後又無功。晉之耻也。五有。一。位於戎路。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樂廋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太平。對曰。然樂廋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

召邵 射石 拜併 帑奴 遽渠 覆福 郵絹 佗駟下 差初佳初 射石 舍捨 櫛側乙 瘠在亦 反高

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重死
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旨服
而朝曰吁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
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
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日故
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喇懼生吳子文子
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
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焉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雖奸之
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立宮孫
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郵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
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郵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
公善使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孫丁遇公子魚曰射為
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
乃反之公孫丁授公纒而射之魯晉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
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者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
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必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
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二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
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
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弔君不赦宥臣亦不帥

鮒專文 言魚變 輓晚

職增注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安得罪於寡君
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
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即厚係歸復命魯臧武仲三衛君其
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鱗以出或無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
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古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
殺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
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
言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冀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
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久曰衛君必入夫
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
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
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屍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
故舍之。而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
其君實其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
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墮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
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
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
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
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

女汝

以補察其政史為善鼓其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海士傳言無人謗商
 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商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其矣豈其使一
 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秋楚子為庸浦
 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
 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宋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
 宜穀○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及肱周至
 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當舅是賴○余命女
 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晉侯問
 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
 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
 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
 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盡忠君死不忘曾其名將死不忘衛
 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望○望
 夏逆王后于齊○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
 孫豹帥師成郟○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
 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

罷皮

覲諭

伐

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而不敢聞○官師
 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
 為右尹為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
 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國
 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
 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
 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
 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役師慧三月公孫黑為
 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
 子武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
 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
 千乘之相易淫樂之朦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
 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鄭
 公孫夏如晉奔喪子矯送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
 王者曰以示士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
 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
 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繼。多血士執為公族。大夫虐。丘雲為乘馬。御改服。修官。丞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萬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侯歸諸侯鄭子驥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域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變厭。黑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徵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臺海陘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攻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危。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

管好

穀角

燥濕寒暑人君為一臺而不束成何以為役調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齊晏相于卒晏嬰參麗線斬首經帶杖管履食蔬高居倚廬寢占松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十八年春白狄如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夢勝公以戈擊之首喙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季他日見諸道與之言曰今日茲王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王三壑而禱曰齊環時其險負其衆在葉好皆明晉陵唐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至偃實先後之尚捷有功無作神差官臣偃無敢復齊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晉于魯魯以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壘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曰齊人多死范宣子言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諸乎魯人言人比自請以車千乘自其鄉人既許之矣若人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人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佈而疏陳之使乘

殿顛 脰逗 郭詩 檣春 款秋

車者左實右為以布并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重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遺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進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黜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伐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乘顧曰為私晉州綽曰有知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目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於甲而縛坐于中軍之轂下晉人欲逐歸者魯晉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西魏絳繅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虛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大子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楸以為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甲池之竹木王軍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楊門外綽門于東盟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盟齊侯罷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天子抽劔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維南及沂○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且宜生口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

幾祈

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賞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
 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驕伯曰子張從鄭伯伐
 齊子孔于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
 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步頓入于旃然焉子馬公子格
 率銳師侵費滑晉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
 反子庚門于純明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
 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攻北風又歌南風南
 風不靜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
 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有九年未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
 齊○取邾田自郟水○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
 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
 乃還○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城西郭○又孫豹會晉士句于柯○城武城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場曰人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
 伐我故逐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郟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
 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
 命之服賂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息荀偃廕廕疽生瘍於
 頭濟河及著雍病且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
 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舍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

變子公

視樂懷子曰其為未有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
 事于齊者有如河乃腹受舍宣子出口吾淺之為丈夫也○晉樂魴
 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
 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
 焉若常膏之具天下輯睦豈唯故邑賦六曰○季武子以所得於齊
 之丘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今德
 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戈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
 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列以
 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
 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齊侯娶于魯曰顏
 懿姬無子其姪鬻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雙仲子
 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
 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
 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
 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
 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
 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
 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萬卒赴於晉
 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
 之大路使以行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蓋而兼其室書

媯
反

倭樓
繼墜

廢
貴

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去為之子也，去為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至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于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丁倭會夜緹納師，醢衛于軍。○城西郭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盍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斃其本，必不有其宗。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子孟莊子伐邾。

呼去
褚主
麗力馳
反

任壬
妻去
從去

以報之。○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負與公子黃之偏朔，謂楚曰：朔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齊子初聘于齊，禮也。○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諸師段逆之，以文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巳，不來食矣。悼子許許惠子遂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婁其以漆聞丘來奔。○夏公至自晉。○秋，晉欒黶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婁其以漆聞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絕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

洒洗 度鐸 夫扶

復浮去

句勾 瀆豆 闕掘

幾祁

盜何故不可于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統去之將何以能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早救與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也而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統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豈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台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言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里地也○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莒首莒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瘡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樂伯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故與樂氏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至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怨諸宣子曰必將為爾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從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宣子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外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

知智 為去

駟日

相去

說悅

乘去

女汝

守狩

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扁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甚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也若何詩曰憂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且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雖以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也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具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譽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繇極而禹與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難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敬族也國多不龍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倍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重於郊甸無所伏寧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屢不能

任壬

與預
還旋

使去
少去

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不棄書之方
而思慮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比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
命焉王曰尤而効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侯
出諸饗轉○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會於育任錮欒氏也齊侯衛
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不必爭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
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刑制出奔齊欒
氏之黨也欒王鮒謂范宣子曰孟反州綽刑制勇士也宣子曰彼欒
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少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
朝始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旌誰敢不旌然臣
不敏乎陰之役先二子鳴壯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
閭之役臣左驂追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十
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誓於禽獸臣長其肉而寢處其
皮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
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南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
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
國之嘉也令倍其賦○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
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

戲犧

差隍河爰

重直用

見現

與預燿

惕他歷

共膝下

復浮去

焉烟

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
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
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二
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請我
敝邑適在晉國晉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歸寡君盡
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
朝于君見於晉與執燿燿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
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
不虞存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具朝夕在庭何辱命
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前躬為仇讐敝邑是
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秋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
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
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事人執共
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
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段
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
求焉可以後二敵共事君與二子生在於敵不在富也己巳伯張
卒君子曰吾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冬會于
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魯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

竟境 與預 殺孽 縊衣去 奇蟻 屈居 反 取攀上 舍捨 復浮去 雍去

以不懼。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千乘楚人患之
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
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
乎對曰父戮子君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
輟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
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汝父行將
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更縊子焉
為令尹公之子蒯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蒯子者八人皆無祿
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
見之曰十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
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
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背八人者曰吾見
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
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二月鄭游跋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
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
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二妻者使復
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有二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夏邾邾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
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

